

朱文端公三传

歷代循吏傳卷之二

漢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

行有人悞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莽置大司農六

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後
莽居攝。以病免歸。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
以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光
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爲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絮。復以長子戎爲太中大
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比
葬。車駕素服親臨送之。

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
道不拾遺。蝗不爲災。及遯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

王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靖，戰將角才之秋，獨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論者以子陵歸釣，實開東漢節義之風，擢茂太傅，遂使東京循吏輩出，諒哉。

海濱野東

海濱野東

海濱野東

海濱野東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洹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

吏杜絕流民稍遷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來陽縣
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爲冶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颯
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
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
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陽太守歸
家須後詔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
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
桑柘麻紬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論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治民者如是後世治不古

若。非盡智猷才分之不足也。視官府爲傳舍。則其誠意之不加也。固宜。蠅居官如家用。能於聲教甫通之地。立法興化。移易風俗。而民咸宜之。故知設誠致行者。政之善經。雖康叔所以靖頑民。未有外此者也。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at, like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亂避兵隴西隗囂聘之不應更始元年以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是時中土士人避亂江南故會稽多士延乃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願備錄。延辭讓再三。署爲議曹祭酒。萇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
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
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擢武威太守帝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
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武威大姓田紺爲郡將兵長

史子弟賓客多爲暴害。延收紺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十人。紺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

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論曰：子陵之清風峻節，光武猶不能屈。獨應任延之聘，雖韓起之與田蘇遊，其義曷以加茲？及後歷官，禮教行於種姓，直聲動乎大廷，益以知延之學行，誠加於人一等矣。

